

# 千里因緣

香光莊嚴【第七十七期】民國九十三年三月 ▼ 二四

「現在，可能，要先處理你的心。」我想了一下，回答。

「我的心？」二姐夫將那滿是血絲的眼睛，睜得更大了。

「是的，你感覺得到，你現在是什麼心情嗎？」

「我要結婚了！」二姐在電話那頭傳來。

「結婚？跟誰？是那個小劉嗎？」

「嗯，除了他，還有誰？」

「可是你不是不喜歡結婚？為什麼？」

「嗯……」電話那頭停頓一下。

「因為小劉很愛我，所以……」

我望著躺在床上二姐，長年臥床，

只靠著灌食過日子的她，骨瘦如材，那裡

還是當年活潑的美人兒？

「二姐情況還穩定嗎？」二姐夫端了茶

進來，坐在二姐的床邊，把茶遞給我。

「嗯，就是老樣囉。」拉拉二姐的被子，二姐夫一向是話不多的人。

「喔，那阿妹跟小弟兩個呢？」我喝了

口茶。他們倆是二姐的小孩，一個五歲，

一個小一。

「還好啦。只是前兩天，小弟的親子聯

誼會時，硬要我去參加，說什麼……說什

麼……」二姐夫話停住了。

「說什麼？」我不解地問。

「說……唉，如果我參加，班上同學就

不會亂問，就不會知道媽媽是個植物人。」



二姐夫望向躺在床上的二姐，尾音輕輕地，彷彿是不想讓躺在床上的那個人聽到，怕聽了，傷心。

「喔……不能怪小弟，他還小，這件事，總還是來得太突然……」

二姐就要結婚了，聽大姐說她買了一大堆結婚用的東西，但我直覺她不是真的想結婚，一定有個什麼理由吧。剛好那年我回高雄精舍領執，打電話請二姐一定要在結婚前，來一趟精舍。

那天，二姐穿得時髦，橘紅的上衣，搭配著紅條紋的格子裙，高高的馬靴，輕快地走進弘化堂，我剛好就坐在弘化堂。

「今天，怎麼您在弘化堂接電話啊？」她撥著微捲的頭髮，皮包一放，人就坐了

下來。

「什麼接電話，我跟你說過多少遍啦，我是知客師，我坐在這，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，我要招呼來山的信眾……」

「好好好……開玩笑啦。你一出家，就變得正經八百的，跟以前都不一樣。」二姐打斷我的話，不耐煩地，又撥撥她的頭髮。

「什麼不一樣，這很重要的啊。」我嘟囔幾句：「你真的準備要結婚啦？」

二姐斜眼看了我一下：「喜帖都發了，你還有什麼疑問嗎？」

「但是，你根本就不喜歡被綁住，你不是說還要出國讀書嗎？前些日子，你還說公司裡有個什麼企劃……」我直說著我對二姐的認識，只是要證明她目前還不適合

結婚，二姐沒有打斷我，也沒看著我，她將頭轉向弘外堂外面，撥著頭髮，望著大殿佛足前嬉戲的幾個小孩。

「你說的都沒錯。」二姐幽幽地吐了句話：「但那又如何？小劉很愛我，他對我很好……」二姐突然回過頭來，瞪著我說：「這樣還不夠嗎？」

「可是，你結婚的理由，不能是因為你捨不得放棄小劉對你的好啊！你根本沒有心理準備要結婚，你也不是非常喜歡小劉，你不能因為捨不得小劉對你的好，你就答應跟他過一輩子啊！」我一口氣說了一大串話，因為這正是我的擔心，擔心這樁婚姻，沒辦法持續。

「嘻……」二姐調皮地笑了：「看你擔心的。」二姐起了身，又撥撥她的頭髮

「我回去忙了，準備結婚是很累人的，這些你不會知道的。」二姐看著我：「你不祝我好運嗎？」

「什麼好運？又不是抽獎，這是婚姻大事耶！」

「嘻……你看，你出了家，就是正經八百的，跟以前都不一樣。」二姐瞪了我一眼：「不跟你說，我走了。」轉了身，二姐踩著高高的馬靴，橘子色的上衣，映著那天下午的夕陽，我只記得，那個背影，很修長，也很單薄。

「我聽小弟說，有個什麼阿姨的。」我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。

「喔，那是我公司的同事。」二姐夫看了我一眼，又低下頭，「她還蠻好心的。」



「嗯，沒關係，我知道你自己一個人要照顧二姐，還要帶兩個小孩，很不容易。」

二姐夫沒有答腔，他又拉拉二姐的被子，隨手拿起床邊的溼毛巾，要幫二姐擦臉。

「二姐都會流口水，常常都要擦臉吧。」我問著，二姐夫點點頭，一團毛巾就往二姐的臉擦，但就像在擦桌子一樣，左右上下胡亂擦著。我趕緊將毛巾搶了過來，「我來！你看你，好像在擦桌子一樣。這是二姐，是個人耶！」我將毛巾搶了過來，有些怒氣，怎麼這麼粗魯，他有沒有搞清楚他在做什麼啊？

「對……對不起，我不知道……我……」二姐夫有些惶恐，他顯然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，從口袋裡掏出條皺成一團的

手帕，往臉上猛擦汗。

我看著二姐夫，心下有些歉然，他就是這麼擦自己的臉，怎麼會感覺到當擦別人的臉，需要個什麼不同的動作呢？這是因為自己會注意這些，怎能要求別人也是如此呢？

「對不起，我一時心急，說話重了些。我的意思是，擦臉，可以這樣輕輕地擦。」我示範一次，二姐夫點點頭。

「師父，還是你們比較細心，我一個大男人的，總是笨手笨腳的。」二姐夫憨憨地傻笑著，又拿起那團手帕，往額頭上猛擦。

我看著他，這麼一個人，要照顧一個植物人的太太，還要帶兩個小孩，真的太難為他了。

「什麼？在什麼醫院？」多突然的訊息，說什麼二姐因急性盲腸炎，手術麻醉藥過量，現在醒不過來，可能成植物人！

跟精舍法師說一聲，我連忙趕去醫院，醫院裡吵吵鬧鬧，是一堆親朋好友，正在跟醫院裡的人吵架，要告醫院，要賠償，要負責到底……，我左右看了一下，老父老母坐在椅子上，茫然地望著那群吵鬧的人，吵鬧的人中，最大聲的就是我大姐，她不是歇斯底里地大叫，只是氣憤地堅持，醫院要負責，要上法庭告醫院一狀，要鄉里的人知道，這是一家差勁的醫院。眼光轉移，在手術房的門口，站著一個人，雙手抱著胸，只是直挺挺地站著，那人，是我二姐夫。我走向前，叫了他一聲：「你，還好嗎？小孩呢？」

二姐夫沒有轉頭，還是望向手術房內：「在我媽那邊。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？盲腸炎不是很小的手術嗎？」一說起來，我也有些氣憤。

「這不就是你們佛教講的無常嗎？」二姐夫沒來由地回了一句。我竟有些生氣，什麼時候，他在跟我說無常？我是要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師父，這個時候，你們會怎麼做？」二姐夫突然轉過頭來，瞪著我，他的眼睛因整晚沒睡而布滿血絲。

「怎麼做……」我一時竟不知要說什麼，愣愣地。面對自己親人的變故，從接到電話那一刻起，我的內心有慌亂，有許多猜測，更是充滿許多氣憤，說要靜下心來，什麼好好地念句佛號的時間，卻好像



不多。二姐夫這麼一問，一時，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。

「現在，可能，要先處理你的心。」我想了—下，回答。

「我的心？」二姐夫將那滿是血絲的眼睛，睜得更大了。

「是的，你感覺得到，你現在是什麼心情嗎？」

阿妹跑進房間，拿著她的作業簿，嚷著：「師父阿姨，你看，這是我畫的。」

我拿起她的簿子，歪歪斜斜地，塗了一大片臘筆：「這是什麼啊？師父阿姨看不出來耶！」「這是火車啊！」「火車？」「嘻：

…」阿妹露著天真的笑容，點點頭，撥撥她的頭髮：「老師說我畫得很好耶！」從

我手上拿走簿子，阿妹又跑出房間，她笑的樣子，跟二姐很像呢！

「你最近生活還正常嗎？」望著二姐夫，比起剛結婚時，現在大概足足瘦了十公斤，不過氣色已經比前些日子好多了。

「嗯，最近晚餐，我那個同事，偶爾會過來幫忙。」二姐夫淡淡地說：「我也不瞞師父您，因為我相信你會了解。」二姐夫望了我一眼，又低下頭說：「這兩年來，我也夠累了，雖然我媽會過來幫忙帶小孩，但他老人家究竟年紀大了。有時候，小孩子鬧起來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只差沒買罐農藥，我們一家四口，一起死掉算了。」二姐夫將頭埋進手裡，聲音有些沙啞。「師父，你能了解嗎？我不是不喜歡你二姐，但是我真的累

了。小弟與阿妹，每晚都跟我吵著要媽媽跟他們說話，要媽媽醒過來，我怎麼回答？」怎麼回答？我聽了，也無法回應……

二姐結婚後，一直不快樂。她本來就習慣一個人過日子，現在還得回家跟另外一個人報告行程。沒想到，過不久，就生了小弟，又生了個阿妹，面對兩個小孩的加入，她似乎還是無法適應，尤其是小孩子鬧起來，她是一點耐心也沒有，又吼又叫地，整個房子都像要掀掉屋頂一樣。

有一回，她來精舍，整個人瘦了一大圈，臉色非常又白又黃：「師父，我快瘋掉了，那群人，讓我快瘋掉了。」

「那群人？」我不解地問。

「就是我先生和我的小孩。」二姐張牙

舞爪地，提到那群人，簡直像要把他們吃掉一樣。

「你先喝口水吧。」我望著二姐，當初的擔心出現了，她的狀況看起來真的不是很好。「姐夫對你好嗎？」

「好，非常好，就是因為非常好，我才更生氣。」

「生氣什麼？」

「我生氣，生氣我自己為什麼要生氣！」二姐聲音愈來愈尖。

我拍拍她的背，這就是我二姐，她喜歡自由自在，但對自己的要求很高，不容許表現不好，現在心情低落，情緒不穩，她一定對自己很不滿意。

「也許你說得對，我不適合結婚，我不適合結婚。」二姐拼命地搖著頭。



「不是的，你不是不適合結婚，只是你現在的身心需要調整一下。我聽很多居士說，他們剛當媽媽的時候，都要適應一段好長的時間呢！」

「真的嗎？」二姐望著我。我肯定地對她點點頭。

後來，二姐回去時，我拿了本心經，請她回去做定課，心情不好時，不要忙著罵小孩，可以先出去透透氣，再回家處理事情。那天，是我最後一次跟二姐說話。

醫院表達最深的歉意，他們也不願意病人出狀況，答應只要二姐住在他們的醫院裡，所有看護或醫療的費用，都由醫院出。大姐還是不死心，她要上法院，要登報，要醫院賠償。這一切，都被二姐夫給

拒絕了。

「不用告了啦，大姐。」二姐夫面對著鐵青著臉的大姐，無奈地說。

「什麼不用告了？你想我們家二妹含冤不白嗎？」大姐嚷著。大姐很喜歡引用成語，但有時，常常引用得不是很恰當。

「就算告贏了，也是沒辦法叫青青醒來啊。」青青是我二姐的小名。「醫院不是會負責醫療的部分嗎？我也說過了，我會負責照顧青青一輩子的啊。」二姐夫揮動著雙手，有氣無力地喊著：「她是我太太，我怎麼會不考慮她呢？我會照顧她，會照顧那兩個小孩，不用再告來告去了。」

「什麼？那有那麼便宜的事！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，怎麼可以這麼容易就放醫院一馬，不行！你難道不生氣嗎？」大姐也

揮舞著手曠回去。

「不生氣？」二姐夫淡淡地重述一次。

「我不生氣。」二姐夫望著大姐肯定地說。

「什麼？你這個沒良心的，你怎麼可以不生氣？你是鐵石心腸嗎？」

「生氣做什麼？這件事情的發生，有太多因素了。我要做的，是怎麼安排接下來的日子。」二姐夫望向大姐，面無表情地：「我不想去告，也不會去告，我還要照顧我的太太和我兩個小孩，這就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。」二姐夫轉身就走，留下還在嚷嚷的大姐。此時，他的心，要承受的，又是怎樣的未來？

「小芳，喔，就是我那位同事，她人很好。」二姐夫輕輕拍著二姐的臉：「她對

青青很好，每次來，都幫青青擦澡，很細心哦。」二姐夫嘴角露出笑容，那是一種安心的微笑。

「你有沒有先跟二姐說，那個小芳要幫她擦澡？」我有些緊張地問。

二姐夫看了我一眼，點點頭說：「師父，你不用擔心。小芳剛來時，我都讓她跟青青先說說話，彼此認識認識。是後來，小芳自己跟我提出，她想幫青青擦澡，就像師父您剛剛說的，小芳也嫌我粗手粗腳地，不會照顧青青。」二姐夫又憨憨地笑了一下。「於是，我就跟青青說，小芳是好人，她會好好幫她擦個舒服的澡。我在旁邊看小芳幫青青擦澡，真的很細心呢！而且，她一邊擦還一邊跟青青說話。小芳說，他們倆就像姊妹般，挺投緣



呢。」二姐夫愈說愈高興，我在一旁也訕訕地笑著。

「小弟和阿妹跟小芳也挺合得來哦。」

二姐夫說到這，突然，停了下來，他看著我，問了句：「師父，這樣是不是很好？」

「嗯，很好很好。」我似乎，就只能這樣回答。

該是離開的時間，我將放在二姐床頭的念佛機打開，在二姐的耳朵旁，輕聲地說著：「二姐，你聽到佛號聲嗎？要記得跟著念哦。世間有很多不圓滿，很苦，您有感受哦！不要生氣也不要怨嘆哦。跟著念佛機念佛，二姐夫和小孩子過得很好，爸媽也很健康，我跟大姐也很好，你不用擔心我們，只要安下心來，好好念佛，將

我們的痛苦，都交給佛菩薩，佛菩薩會照顧我們的。」說完，拍拍二姐的肩，看著二姐夫，他微笑地點點頭，才四十出頭的他，人生已經苦辣雜陳，顯得蒼老。

「你自己也好好保重。因緣，我們總難說是好是壞。」我停頓了一下。「你能這樣地面對與解決問題，很了不起。」我對二姐夫肯定地點點頭，表示鼓勵。

回精舍時，兩個小姪子揮著手嚷著：「師父阿姨，再見！」二姐夫牽著兩個小孩，站在門口，向我揮揮手。初夏的夕陽，在落暮的餘暉裡，仍堅持映照出滿天溫厚的紅，在明天太陽升起時，我仍會看到那熟悉的生命韌力，隱身於光與熱中，不斷、不斷地回應這個世間。